

強暴的建構

防暴論述的文化效應與女性主義抗爭

(947)
37 4時人間

圖／陳思年



提出挑戰。

〈解〉文的中心論點——

強暴的本質是性還是暴力——在美國女性主義反色情的陣營中曾經是重要的議題。1975年布朗米樂 (Susan Brownmiller) 也曾主張，強暴根本與性無關，強暴是漠視女人意願、侵犯女性身體人權的男性暴力。不過，到了八零年代，另一位反色情的女性主義者麥金儂 (Catharine Macinnon) 指出強暴就是性，因為父權社會之內的性，對女人而言都是強暴，都是由男性觀點出發來控制女人身體情慾的作為。

我的立場比較接近英國左翼女性主義者希葛 (Vivian Segal)，我們都認為反色情女性主義看法有其盲點。畢竟，把在

各種社會脈絡下發生的形形色色「強暴」都歸結為來自性別或性的單一因素，是過分化約了社會行為的複雜性——就像把所有強暴犯化約為「自卑挫折」因而以強暴來「泄憤補償」的男人一般。強暴當然離不開性、暴力和父權，但是之中有許多性質極不相同的差異，也會和階級、種族和情慾的壓迫有關，例如女同性戀或妓女被強暴、回教徒強暴修女、下層白男強暴上層黑女，都牽涉了很不相同的因素。而如果把約會／家庭／陌生人強暴都歸諸於同一種結構原因，那又將如何針對不同種類、程度的暴力情況來介入施力呢？

更重要的是，「強暴」的文化意義、認知、內涵和效應總是在論述中成形鞏固的，是在我們如何談論它、建構它的時候定型的。在這一點上，我也同意把強暴建構為暴力，但是我和那些說「強暴的心理動力是暴力而非性」的人不同，因為我認為強暴沒有什麼單一或固定的成因或本質，強暴會隨著人們談論強暴的方式而改變。

現今強暴帶給女人傷害最深的倒不是暴力，而是對性抱持戒慎及醜化態度的性文化，因此，女性主義者需要以能夠改變性文化的新論述來建構強暴；強暴事件就是暴力犯罪事件，和別的暴力犯罪事件一樣，我們在敘述或描繪強暴的時候，不必再加上特別的恐怖可怕或者義憤情緒，因為這種特殊的對待方式往往同時勾連了父權對女人身體的貞節想像，強化女人對自己身體的戒慎恐懼。

換句話說，當許多人強調「強暴的本質就是（女人無力對抗的）暴力」，「男女在力氣身材上有絕對差異，女性無法準確有力的出擊」，「強暴幾乎無一例外的是在極度意外、驚嚇和恐懼的境況下發生」的時候，我們需要再想想，這種出自萬分關切和十足誠意、帶著實證研究的自信和說服力的說法，到底為女人留下了什麼樣的抗拒位置和情緒空間？而面對這種似乎絕望無力的情境，女性主義者要如何來切斷這個惡性循環的論述統治，尋找可以壯大女人的實踐和出路？

彭婉如命案為這方面的突破提供了最迫切的動力，因為案發之後的各種專家說法都再度使得眾多女人從五臟六腑的深處感受到無力的絕望。說穿了，各種心理學、社會學、社會工作、防暴專家們提供的防暴方法，都傾向於進一步把「強暴」實體化 (reify) 成為有某種固定、特定、不變的本質內容和意義的事件。在強暴的敘事結構中呈現的是一個截然二分的權力世界：女人永遠是無力無助的受害者，只能驚怖的看著性侵害以最恐怖醜陋痛苦的形式發生；加害者永遠是癡笑可怖的非理性暴徒，以最暴力最病態最強制的方式來對女人的身體進行凌虐；而性則是男性暴力最可怕的呈現，會毀掉女人的一生。這種長久以來重複生成的文化想像已經強到一個地步，強暴已經變成女人生命中不可動搖、不可改變的恐怖存在，而且強暴的傷害必然是嚴重而不可挽回的。結果，不管有沒有強暴的經驗，女人都在無比巨大的悲憤恐懼中想像或經驗強暴，而「一生的傷害」則變成了強暴在這個文化中最重要的論述象徵。

〈上〉

三四月、五日緊密的「解構「強暴」的迷思」呈現了一些有關強暴的基本論點，我這篇回應不但希望和「解」文對話，更要藉此對主流的防暴論述

觀念擂台

◎何春蕤

強暴的建構

防暴論述的文化效應與女性主義抗爭

我

在「性心情工作坊」中最深刻的體認之一就是：性侵害的意義、效應和傷害，正是在這種有關「一生的傷害」的道德信念和情緒反應中得到最大的滋養。而當我們在防暴論述中逐步鞏固對性犯罪抱持比其他犯罪行為更加特

殊強烈的仇恨悲憤時，我們也在同時在持續強化這個和貞操情結相通的意識形態，使得曾經受到侵害的女人再度深化她們的痛苦經驗，使得尚未受到侵害的女人再度印證自小對強暴所養成的恐怖印象和無助恐懼，更使得男性權力再度宣告它的強大掌控，也使得性再度蒙

這種使女性集體壯大得力的論述絕不輕看強暴的發生機率或是強暴的痛苦。但是，防暴，不能再強化強暴的恐怖可怕，不能再加深強暴的可能傷害。防暴，必須要根本改變強暴的權力邏輯。

上陰影。而我在演講中鼓勵女人鍛鍊「防暴三招」，就正是要拒絕這種論述循環產生的惡果。

作為一個對抗主流論述、壯大女性主體的努力，「防暴三招」的意義並不在於什麼特定的招數會不會「有效的」阻止強暴發生——強暴情境當然可能有很多變數，加害者當然可能有各種暴力傾向和危險，但是這類挫折心態的說法，除了懷疑一切防暴措施有什麼效用之外，接下來還要說些什麼？

更多的警語？更多的提醒？更深的「恐暴情結」？更可怕的男性形象？更脆弱的女性主體？或者，更多的倚賴「外力」（警察、國家、好男人）的保護和救援？

「防暴三招」在論述中要改變的，正是女人自以為柔弱無助的軀體力量，是女人對性器官和性活動的特殊恐懼和躊躇，是（好）女人極力維護的自我道德形象定位——因為這些文化建構才是強暴恐怖之所以能夠在女人的生活世界中橫行的物質基礎。

也因為這樣，「防暴三招」所依循的邏輯根本不是美不美，好不好，有沒有效；而是狠不狠，陰不陰，夠不夠瘋。它企圖徹底扭轉的是防暴論述和一般常識中的女性形象，而這種深刻的挑戰是遠遠超過個別女人鍛鍊幾招防身術的。

〈解〉作者者既然不在演講

現場，當然也無從看到，面對一個長久以來已經被神聖化為萬惡罪行的強暴，我的「防暴三招」最重要的是一種抗暴的「論述操練」。它企圖透過那種在批評者看來「輕浮草率」、「不夠「嚴肅正確」、不夠「道德責任」的態度和語言，進行一種女性集體壯大得力的儀式；它企圖在氣勢高亢的「女」——「性」論述中重讀、重寫女人和強暴之間似乎無法改變的宿命關係；它企圖改變「恐暴心態」在女性人生中所造成的真正「嚴重傷害」。

讓我強調，這種使女性集體壯大得力的論述絕不輕看強暴的發生機率或是強暴的痛苦。但是，防暴，不能再強化強暴的恐怖可怕，不能再加深強

的可能傷害。防暴，必須要把本改變強暴的權力邏輯。

認為女人在強暴中就是無力無助的受害者的人，是沒有辦法在這種論述儀式中看到它的壯大企圖的。就好像截然批評A片傷害女性的人也看不見，有很多女人看A片時並不感覺恐怖，相反的，她們嘲笑色情片中對男性權力的誇大和膜拜，她們在最噁心、最露骨色情材料中建構自己的性愉悅。

在我進行「防暴三招」的論述操練過程中，任何在場的人都可以清楚的看到，演講廳中的女人可能有史以來第一次在聽到強暴、想到強暴時，不再是恐懼的、驚惶的、沈痛的，好像時刻準備惡事將要發生。相反的，在聽講過程中，她們是自信滿滿的、歡樂高昂的、興奮強悍的。強暴不再是必然使女人無助的事，強暴不再是必然在女人生命中造成巨大傷痛的事，因為，女人在日常生活的例行實踐（如我舉的揉麵、拔草等例子）中都有可能淡化強暴恐怖的統治。

質疑者或許還要繼續問「沒有有效」的問題。別的不確定，但是我相信，那種不怕髒、不怕噁心、不怕搞爛形象、不怕男性器官、不怕性、不怕賤模騷樣但是隨時能爆發兇狠攻擊力的女生，在強暴情境中確實會有比較大的反應空間。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強暴真的無法避免時，這種「反常」的女人也比較不會容許這個經驗成為「一生的傷害」。

拒絕讓「性」、「一生」和「傷害」形成必然的三合一連線，這才是「防暴三招」所關切的真正重心。因為，對強暴的高度情緒貫注——也就是對性的強烈警戒——已經使得眾多女人在日常生活中日復一日成為強暴意象的人質。說得明白一點，不改變女人對性的基本態度，就不可能改變「強暴」的恐怖統治。這也是為什麼「防暴三招」會「輕浮／輕鬆」的把防暴操練和情慾開發連在一起。

防暴的真正深遠「效用」，不能僅止於避免強暴的發生，或者在尖刀下苟且存活，而更要在於拒絕讓強暴成為女人一生成之痛，拒絕讓貞操情結借屍還魂的在防暴論述中再度統治女人的心靈和身體。這，恐怕就是我和〈解〉作者最大的不同處了。

〈下〉